

有没有让你感触最深的恐怖故事?

我在车站遇到过一个乞讨的小孩，脖子上有一大块烫伤，出于怜悯，我给了她十块钱，她没谢我，塞给我一个巴掌大的玩偶熊，就跑开了。

我捏着脏兮兮的玩偶熊，有点哭笑不得，这算是善良的回报？

当时正处于假期返校高峰，车站广场塞了满满的出租车，我好不容易「溜缝」走到了公交站台。

正被站台旁边的烤红薯吸引注意力时，身后响起了电动车的刺耳笛声，我下意识便往人行路与马路的交界处靠近，不料身体一个不稳没「刹住闸」，径直冲向了马路的行车道。

慌乱之际，什么人拉了我一把，我身体转了个圈，一下子稳住了，而就在那一瞬间，一辆轿车正好擦着我的背包疾驰而过。

轿车司机好像骂了我一句「找死」，不过我根本没空理会，生死一瞬间让我脑袋一片空白。

我左右望了望，三米外的地方，几位大婶正张大了嘴巴盯着我。

「小伙子，你东西掉了！」一位大婶提醒道。

我这才发现轿车车轮碾过的地方，躺着一只被压扁的玩偶，是那个乞讨的小女孩送给我的。

我拾起已经扁了的玩偶，玩偶变形后，略有弧形的嘴巴上面破了一个圆形口子，看起来笑得有些恐怖，我心里产生了一丝异样。

一些上了年龄的大叔大婶，开始告诫我走路小心之类的话，我也从这些旁观者口中得知，在我冲向行车道时，并没有人拽住我。

那我感觉到的那股力量是怎么回事？大难不死，激动下我没想太多，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存在，我刚做了一件「善事」，便有幸躲过致命灾祸。

回宿舍时，另外三个室友已经在了，我马上将此事讲给了他们听。

不料遭到了一致的嘲讽，他们都说我在编故事，即使我掏出压扁的玩偶熊，他们也不信。

我懒得再和他们辩解，整理完衣物，便刷起了贴吧，刷着刷着，校内吧里的一篇帖子迅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

《善有善报，大难不死！》

这是帖子的标题，而内容竟和我当日的遭遇如出一辙。

那人说他前两天在公园帮了一个小女孩小忙，对方也塞给了他一只玩偶熊。之后他出了公园，遭遇了施工大楼高空坠物，然后如有神助般大难不死，但是玩偶熊已经被砸得稀烂。

更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有一些跟帖发了「+1」。

那个小女孩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看到这篇帖子后的第一想法。

接着还有人描述自己的相似经历，我数了数，竟有五个人。

同样的小女孩，同样的小熊玩偶，同样的大难不死，如果说这里面没什么深层联系，很难让人信服。

有人建了个群，为防无关人员故意加群，用小熊的特征设置成了准入问题。

我进群时，群里显示共有十一人，看来还有几个和我一样在吧里潜水没说话的。

看群历史，已经建了十几天了，群主网名叫严君，我在吧里见过这个名字。

我注意到，最近一次加群的人是三天以前加入的。

看群里的历史消息，除了阐述自身遭遇外，其他都是在猜测那个小女孩的身份的。

最后形成了两种声音，一是小女孩是个特异功能者，可以令人避开生死劫难；另一种说法则趋向于玄学方向，认为女孩是死

神的使者，通过善良考验就可得生，而得生的方式就是小熊替死。

乍一看这两种可能性都扯淡之极，但一想到我们的奇怪遭遇，又觉得似乎有些道理。

我的加入使群里活跃起来，我照例说了自身遭遇。

想不到群主忽然搞了个「幸运者对话会」的名堂，建议大家见上一面。

一些人马上说「好」，还说大家都是有相同遭遇的「天选之子」，理应聚一聚，在现实里认识一下，也算是多些朋友。

我看着「天选之子」四字，心里一阵好笑，还是决定去凑凑热闹。

于是我们约定当天晚上七点，在体育场看台的某处见面。

我瞥了宿舍里的三人，本想向他们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，然后反嘲讽他们一次，但一想到这次事情似乎充满诡异，我还是决定暂时不说了。

晚风很清爽，体育场锻炼和闲聊散步的人有很多，因而我们的集合倒也并不突兀。

群里的十一人来了十个，六男四女，还有几人是男女朋友或者舍友陪着一块去的，算上去一共有十八人到了场。

群主在群里@了那个没到的人，不过并没有得到回复，我们以为那人有事，便也没再细究。

大家纷纷用网名介绍了自己，有几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刻。

群主严君是个气质凌厉的女生，组织能力看起来不错。

跳鹅是个社交属性很强的男生，不一会儿便和所有人都打成了一片。

萌萌鼠是个非常腼腆的女生，和大家交换意见的一直是她的男朋友。

可乐大师带的人最多，算上他的舍友，带去了三个人。

临夏和严君是熟识的，他们好像是某个社团的社长和副社长。

剩下的四人和我差不多，简单介绍完自己后，就很少说话了，不过他们每人都带了个同伴，倒显得我形单影只了。

大家介绍完自己后，开始步入正题，总结起小女孩的特征。

现实交谈果然比文字表达的效率 high 很多，我们一番总结下来，小女孩曾出现在过车站广场、千鸟公园、丁香花湖、中央大街、森林动物园以及郊区小镇，地理跨度大得不可思议，这更加深了小女孩的神秘感。

她的搭讪方式也不尽相同，比如我见到的她是乞丐形象，有的是卖花女孩形象，还有的是迷路姑娘形象。

玄学观点开始占据上风，有人惊喜，有人担忧。

「啪！」

一声巨响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，尖叫声起。

「死人啦！」

我闻声心里一沉，只见看台中央位置的学生正惊叫着散开，天色已经昏暗了，凭借不时亮起的手机闪光灯，可以看出地上趴着一团什么东西。

我们的小型交流会马上中断，我鬼使神差地跟着几个爱凑热闹的人一起靠近了那里。

其实我心里在打鼓，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。

然后我便在尸体附近，注意到了——一个被红色液体打湿的——玩偶熊。

我心中一震，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口袋，被压扁的玩偶熊还在，和我一起凑热闹的几个人，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件事，有人还和我做了同样的动作。

「大家离开这儿！」我耳边响起了严君的声音，她的声音不大，听起来却很严肃。

「很明显，出事的人很可能便是没到的那人，网名妖蓝。」严君的话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猜想。

突发事件已经使得一些人心绪不宁，死者的身份，更是引起了一些恐慌，于是跳鹅建议大家各自回宿舍，并相约第二天再见面商议问题。

回宿舍前，严君特别提了一嘴让大家对小女孩的事保密。

看见宿舍灯光，我仿佛从无尽深渊走回了安静小镇，竟产生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即使实际上我只离开了不到两个小时。

三位室友也听说了体育场的事，原来各群里相关视频已经传疯了，我甚至还在某个视频里看到了我的影子。

我这才意识到保密的重要性，如果我们把小女孩的事吐露出来，恐怕只会惹得谣言四起。

再有便是受害人奇异的死法。他的尸体在体育场看台中央的棚顶正下方，一个人如果会从高处摔下去，只能在棚顶处坠落，但是，这可能吗？一个普通人可能爬得到那上面吗？

虽然还没能证实死者就是妖蓝，但我们几乎已经确定，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都看见了血泊里的小熊玩偶，这个事实绝不止给我一个人带来了巨大冲击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，我们会不会也将遭遇这样的事？

我越想心里越没底，室友看出我脸色不太好，问我怎么回事。

我想到保密的事，就随便打了个哈哈，但我心中确实难以平复！

临睡前，「天选之子」群里面，临夏发了一条消息：

已确认，死者是妖蓝。

群里马上炸了锅！

对于小女孩，有的人的主要看法，已经从幸运使者变成了催命鬼。

很明显，从看台棚顶上坠落，就必须爬到上面去，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，更何况，还要不被人察觉其爬上去的过程，就更难了。

诡异的死法，结合妖蓝曾和我们一样的经历，很难不让人害怕。

可乐大师发了个截屏，是妖蓝之前在群里的聊天记录，里面提到他曾险些从高处坠落，最后「替他」坠落的是玩偶熊。

「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都会按照之前的死法再死一次？」这个人的网名叫行者风。

我心中一沉，想到了我险些遭遇车祸的事。

严君马上设置了成员禁言，然后发了一大段内容。先是安慰大家别太紧张，胡乱猜测只会徒增烦恼，又强调了下第二天大家再次见面的事，现实里面沟通会更顺畅些，最后嘱咐大家注意保密问题，以免被有心人抖搂出去，把大家变成网暴对象。

不一会儿，我收到了好几条群成员发出的好友申请。

和我猜得不错，大家开口便是问我对此事看法如何，短短的两三行文字中，已经显露了大家的恐慌。不过我也只能回复不知道。

我正心绪不宁之际，严君发来了好友请求，她嘱咐我记得保守秘密，又叮嘱我别忘了第二天大家的见面。

我很佩服她的沉稳。

贴吧里那篇《善有善报》的帖子已经被删了，其他的相似经历帖子也删了，只剩下了一些好事者的留言，看来也是严君的手段了。

我从口袋里掏出扁了的玩偶熊，心情复杂之极，这东西到底是意味着幸运，还是灾厄？

前一日的「自杀」事件轰动了全校，甚至一些校外人士也知道了，毕竟当时的体育场那么多人，想不扩散消息也难。

妖蓝最终被鉴定为自杀，在看台最上方的固定铁架上，发现了一直到棚顶的攀爬痕迹，确实是妖蓝留下的。只是谁也不清楚，他到底什么时候爬上去的。

小女孩的事情并没有扩散开，看来大家对于此事都很谨慎，第二次的见面中，人数变成了十七人。

「行者风没来吧？」跳鹅竟然记住了每一个人的长相。

严君马上@了行者风，对方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这次见面，上次陪他一起的那人自然也没来。

没有办法，总会有些人不愿意配合某些团体活动，严君嘱咐了对方注意身体，便不再多问。

这次又多了一个人凑热闹，是萌萌鼠的一个闺蜜，和她一起躲在萌萌鼠的男朋友身后，腼腆程度看起来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我们这次选择在离看台中央较远的位置，可能傍晚清风并不能抚平众人不安的心。

「直说了吧，我一开始就不信什么幸运女孩，妖蓝的事已经很明显了，这就是催命鬼，各位还是自求多福吧，尽量避开自己对应的死法。」可乐哼了一声道。

「别这么过激，事情怎么样还得另说呢，万一只是他一时想不开呢？」萌萌鼠的男友瞥了一眼萌萌鼠说道。

「你爬一个那么高的棚子试试！」可乐大师的一个室友回道。

「你怎么说话呢？」

「怎么，你听不懂人话？」

「你们要是不怕惹来人围观，就接着吵吧。」严君生起气来，气场着实强大，双方都没了声儿。

「现在一切都是猜测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需要再整理一下关于小女孩的信息。」跳鹅说道。

「关键是知道的都已经说了，哪还有新内容？」可乐大师没好气道。

我忽然想起了刚加群时的一件事。

「你们都是哪天遇到的小女孩？」我忙问道。

「四天前。」

「我是七天前。」

「我是十天前。」

「我记不太清了，好像十几天了。」

大家纷纷变了色。

整理下来，每隔三天便会有人遇到一次小女孩！

「那妖蓝呢？」有人问道。

「二十八天前，我刚在群里查的聊天记录。」临夏脸色不太好。

「这个规律是不是意味着两天后又该死人了？」萌萌鼠惊恐说道，这是我看见她以来她第一次发言，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当时的想法。

「按道理不是应该会新增一个人碰到小女孩吗？」跳鹅反问道。

「这样吧，我今天回去就在贴吧重新挂一篇关于小女孩的帖子，再附上群码。」严君说道。

「我想不明白一件事，为什么小女孩会专找我们学校的学生？」可乐大师再次发言。

「这个还不确定吧，可以试着翻一翻其他学校的贴吧什么的，看看有没有和我们相同经历的人。」临夏说道。

「其实有件事我不理解，我们如果公开小女孩的事，也未必是坏事，到时就算遇到问题，也会有更多人帮助我们吧。」萌萌鼠的闺蜜说道。

「你说得有一定道理，不过现在的情况是，事情已经超出了常理，公开小女孩，未必只会带来舆论上的麻烦！」跳鹅摇头道。

大家闻言沉默了，实际上我们都有这个顾虑。

我们接下来又互相交换了手机号码和真实名字，不过还是网名用着更舒服些。

这次见面结束，大家心事重重地离开了。

时间过了两天，距离我遇见小女孩已经过了三天，距离妖蓝的死也已经三天了。

妖蓝的事已经渐渐被压了下来，关于他的鬼故事倒是出现了不少。

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找到任何关于小女孩的故事。

说实话，这两天我的心理状态不大好，总是会想起那天差点被车撞的事，如果真的是死亡轮转，那我应该会被撞死吧。

我怎么就莫名其妙进入了这么一件事里！

晚上七点是大家相约再见的时间，还是同样的地点，人数上又少了几个，变为了十三人，除了行者风，可乐大师和他的三个室友也没到。

我们联系后才知道，他说要去外地避避风头，我忽然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

现场气氛有些压抑，因为这一天是我们推测的，有新人加入或者某个人死亡的日子。

严君摇了摇头，表示并没有新人加入，临夏说可能是新人不逛贴吧。

「这两天我仔细想了我们的遭遇，如果说这个小女孩真的是某种不知名的存在，那她为什么救了我们后又要杀死我们呢？」跳鹅打破了沉默。

「你有什么看法？」严君问道。

「我听过一个借命的传说，死神使者可以利用道具替人死，让死神信以为真，然后这个死神使者就自己把这些人的寿命吃掉。」

「太扯了吧！」有人反驳道，他的网名好像叫狐狸。

「那你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事情扯不扯？」

「喂，你在干什么？」狐狸忽然脸色一变，指向了萌萌鼠的闺蜜。

后者马上收起了什么东西，众人纷纷看向了萌萌鼠三人。

「没，没干什么。」后者讪讪道。

「交出来，你把手机交出来。」狐狸直奔她而去。

「你干什么？」萌萌鼠男友马上拦住了狐狸。

「你别告诉我，她把我们的生死攸关的事拍出来，只为了一个人慢慢欣赏。」狐狸讥讽道。

「你动手动脚就不行！」萌萌鼠男友声音提高了些。

「你们别打架，是我错了，我删除。」萌萌鼠闺蜜一脸惭愧地将手机交给了临夏，后者删除掉视频后，马上还给了她。

这个小插曲似乎让压抑的气氛缓和了些。

「严君，你之前说你和临夏一起遇到了小女孩，为什么你们都得到了一个玩偶？」这是我在前一次，大家报自己遇到小女孩的时间点时就留下的疑惑。

「你们一起帮了她吗？」

「想不到真的有人这么敏锐，好吧我承认，我其实和这件事无关，那天只有临夏得到了玩偶。」严君坦然道。

众人哗然。

「所以你才会一直都这么冷静。」跳鹅恍然道。

「可能是旁观者清吧，开始我只是好奇，只是想不到会有这么多人遇到了雷同的事，这让我觉得很很简单。」

没人责怪严君，事实上正是她的推动，才让我们意识到了可能的危机。

我们的交流一直持续到了八点多，仍然没商议出什么结果，最后大家怀着心事离开，距离下一天还有三个多小时，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这段时间里遇到问题。

当晚的风有点大，我甚至能看见楼顶焊的「第七宿舍」的铁字在摇摇晃晃。

我不由看了眼上方，然后我便眼见着半块「舍」字脱离了原位，倏地落了下来，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。

「嘭」的一声，什么液体滴到了我的脸颊。

.....

行者风死了，我刚好亲眼目击，我不想形容当时的惨状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出现在那儿，我只知道当他的熊玩偶滚落在了我的腿边时，我的脚已经麻了，我犹豫半天，将玩偶捡了起来。

当晚的事件有很多人目击，学校连续发生两起学生死亡事件，谣言四起。

事故原因很清晰，是楼顶的铁框字年久锈掉，导致的坠落。

可是我清楚，真正的原因绝非如此。

也因此，群成员在事故的第二天又聚在了一起，这次出现的人只有六个。

严君、临夏、萌萌鼠和他的男朋友、跳鹅和我，其他人都去了别处「避难」。

本来半数人都不在，我们在群里商议问题更合适，但是群里大家都不怎么积极，又太偏负面情绪，严君说现实里的见面，会削减一些大家的恐惧感，我觉得有些道理。

「事情很明显了，三天就要死一个人，我们现在生命恐怕也在倒计时了。」跳鹅苦笑道。

他的一句话直接将氛围变得无比压抑。

「我看了行者风遇到小女孩的日期，是在妖蓝之后的三天，而妖蓝也是我们之中最早遇见小女孩的人。」良久，临夏抵了一下嘴唇说道，

「行者风后面三天的是谁？」萌萌鼠男友马上问道。

「和你差点打起来的狐狸。」临夏说道。

「我已经和他联系过了，他现在在老家，今天一大早就走了。」严君说道。

「所以我们都得死，对不对？」萌萌鼠眼露惊恐。

「不会的，我肯定会让你没事的。」萌萌鼠男友赶紧安慰。

「或许跳鹅说的是对的，小女孩就是死神使者，不管是借命也好，还是戏弄也好，我们现在得赶紧想办法破解诅咒。」临夏咬了咬嘴唇说道。

「要不我们也跑吧，也许跑远了就真的没事了，只有我们学校的人遇到了小女孩，说明学校肯定有什么问题。」萌萌鼠慌张的话听起来也有几分道理。

「如果真有死神使者，会只活动在校园里吗，你们忘了都是在哪遇到的小女孩了？」严君马上泼了一盆凉水。

萌萌鼠闻言，几乎快哭出来。

「扔掉熊玩偶呢，没准死神使者就是通过玩偶定位我们，而且这两次出事，玩偶不是也恰巧落在了尸体旁边嘛。」跳鹅说道。

「我昨晚听说了行者风的事，就从窗户扔了！」萌萌鼠怯生生道。

萌萌鼠现在和大家沟通起来，已经不再那么腼腆了。

「我昨晚倒是捡到了行者风的玩偶，现在应该在我的……」

我心里一惊，昨晚我把那个玩偶揣在了口袋里的，后来我就因为和大家在群里讨论行者风的事，忘了拿出来，而现在竟然不翼而飞了！

「不见了，对吗？」临夏咽了口唾沫说道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「啊！」

萌萌鼠忽然大叫一声，被蜇了似的把一个熊玩偶甩到了不远处。

临夏和跳鹅马上也摸了摸口袋，然后掏出了各自的熊玩偶。

「我今天出来时，把它锁在了柜子里。」跳鹅有些僵硬道。

「我的玩偶那次意外被砸烂后，我根本就没捡起来。」临夏用指尖捏着一团烂布似的东西，面色十分难看。

「大家先别慌！」严君喝了一声。

「我知道你们都很害怕，但是越慌越难解决问题，大家冷静一下好吗。」严君语气变得温柔起来。

「我们把所有事情重新捋一捋吧。」我深吸一口气说道。

「小女孩找到了你们十个人，然后你们十个人都险些遇到了意外，到第十人也就是到了唐僧时，最初碰到小女孩的妖蓝死了，而且是和玩偶『替死』的死法一样，接下来是行者风。」

「他们死时，玩偶都恰巧掉落在了现场，并且大家的玩偶会自动回到身边，这就是所有的经过了。」

严君总结道。

「这么看来，一切似乎都与玩偶有关，既然丢掉玩偶不行，那我们烧掉呢？」萌萌鼠男友说道。

「或许可行，不过就现在的情况，谁敢尝试？」跳鹅喃喃道。

大家沉默了。

「其实还有个问题，大家还记得我们最开始对小女孩的态度吗？」我回忆最初遇到小女孩时的情况。

「幸运女孩？」临夏说道。

「没错，她是通过请求我们的帮助，才用玩偶缠上的我们，假如真的有死神或者什么死神使者这回事，我觉得他们的考验更应该趋近于利用某些人性弱点之类的，毕竟他们也算是规则化身。

「结合后面我们险些遭遇意外，或许我们的寿命真的已经用尽了，死神看在我们的善举的份上延长了我们 27 天的生命。

「当然，又或者根本没这回事，那小女孩就如同跳鹅讲的故事那样，是某种蒙蔽了天机的存在，在攫取我们的寿命。」

「唐僧说的不无道理，可是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和家人道别了。」临夏强笑道。

「以上都是猜测而已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说这是一场必死的游戏，那么以前为什么没听说过这种事，我不觉得你们会是第一批人。」严君看了临夏一眼说道。

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们这几次聚会，参加的人可不少，虽说一直叮嘱不要张扬，但是现在已经出了两起意外了，如果我是行者风的室友，我肯定会把这件事说出来。」我插嘴道。

「没错，不光行者风的室友，还有现在那些离开学校去避难的人，他们之前带来的人也是熟悉我们的事的，现在这种情况竟然一丝反应都没有，这很不正常。」萌萌鼠男友说道。

「看来，目前大家认可的也就这两种结论了。」

「第一种，你们每个人被玩偶延长了二十七天寿命；第二种，你们被某个特殊存在盯上了，而这种存在会攫取你们的生命。」

「这两种情况，无论哪一个，都是超自然的，那么小熊回到你们身边也不奇怪了，甚至那么多知情者都没泄露你们的事，也能被神力解释。」

严君说完后，似乎还有话讲。

「你似乎还有不同的看法？」我见状说道。

「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起了小时候玩的捉迷藏游戏，想想似乎也能代入进你们的遭遇里来。」严君说道。

「捉迷藏，那么小女孩就是捉人的鬼了！」跳鹅愣了一下说道。

「今天先到这里吧，我们把总结的内容发到群里去，说不定那几个人也会有些新的想法。」严君说道。

大家离开时各怀心事。

.....

转眼又是两天，狐狸一直没有动静，我们心急如焚。

说来好笑，我们都在等他的死讯！

也不能说是在等死讯吧，我们心底期待的是他平安度过的消息，我们已如板上鱼肉，任未知的存在宰割而无可奈何。

二十几天后，我们的命运可能都会与妖蓝和行者风的结果相同，该说恐惧还是该表现悲哀？

学校遭遇的两起意外事件，已经几乎没人再提，之前引起的社会反响也迅速平息了，我们不知道这是学校的手段还是「死神」的手段。

狐狸没有任何消息传来，萌萌鼠也被男友带到邻市「避难」了，虽然他们也不相信「位置决定论」。

周六没有课，室友们都和各自的女朋友出去了，我一个人坐在寝室里望着屋顶发呆。

就这么一直坐到了下午一点多，群里忽然多了一条视频，是狐狸发的，视频里的他一身格子衫，背景似乎是酒店房间。

各位，今天好像该轮到我死了，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帮那个催命鬼摘下了气球，这两天我也一直处于极端的情绪里，我知道这很不好，所以发泄过后还得正视问题。

我想了很多，结合你们的观点，我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，在酒店里直播我这一天。

从现在起，我不会离开这个屋子，我室友会每十分钟录制并发送一次我的情况，如果我没事，那证明只要躲避得当，就可以避过灾祸。

其实我已尝试过把我们的事发到其他社交平台，但是根本传不上去，我想跟认识我的人讲，他们也都把我当成神经病，我知道这肯定是那个要我们命的家伙在搞鬼。

幸好最初和我一块参与过聚会的舍友，可以帮我完成现在的事，也或许是因为群里大家都是知情人，所以我的视频可以发进这个群里。顺便说一声，校内贴吧已经不能用了。

我现在完全不紧张，一点儿都不害怕！

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我如果真的那什么了，你们就把我这次的做法当作一次参考吧。

在视频下面，大家除了「加油」便是「谢谢」。

狐狸发了他的酒店位置，是在邻市的一个县城里。

狐狸遇到小女孩后遭遇的意外是险些坠落下水井，酒店房间应该不会有下水井吧！

狐狸接下来果然每十分钟一报备，直到某个时间开始，再没有了消息。

我忽然产生了一股不祥的预感。

「狐狸，你怎么样了？」

「狐狸，快回话呀！」

我们不停地发消息问他，我想起了我曾记过他的电话号码，于是赶紧拨了过去，对方显示已关机。

糟了！

「我报警了！」严君发消息道。

.....

狐狸死了，我们当天晚上得到当地警方的回馈结果。

给出的结论是狐狸与朋友发生矛盾，二人双双从窗户坠落，恰巧落入正在维护的下水井中。

所有人都没法淡定，事实上，我们心态崩溃了。

我开始试图和身边人解释我遇到的问题，可他们就仿佛没听到般，网络上除了我们的群，其他什么地方也发不出相关消息，我们被无形地隔离了。

「我有办法了，明天傍晚六点我们老地方再开一次会。」临睡前，可乐大师忽然在群里发来消息。

我的心理状态稍稍恢复了些，虽然一夜都在做些乱七八糟的梦。

狐狸和其朋友的双双死亡，已经证明了死亡的不可违逆，甚至会波及无辜人。

可乐大师说他有办法了，是真的吗？

所有人都回来了，狐狸之死证明改变地点并不能改变结局。

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聚会中，除了萌萌鼠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带同伴，有了狐狸死党的前车之鉴，倒也正常。

「可乐，你快说你的办法是什么？」大家一见面，跳鹅便马上问道。

「不急，现在的情况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，三天就要死一个人。我们一开始不敢外传消息，现在我们想外传也没有办法了。

「这种事如果说背后没有某些东西操控，恐怕谁也不信。

「但是，为什么偏偏找上我们，而且就像在盯着我们一样，一定要我们以规定的死法死掉？」可乐大师一连说了一大通。

「所以你是怎么认为的？」严君问道。

「我认为这个幕后家伙是要完成某件事，而我们的特定死法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步骤，那么我们只要打破规定的死法，不就破解了吗？」

「狐狸的做法和你说的也没什么区别吧，最后不光失败了，连他的朋友也被牵连了。」跳鹅说道。

「不一样，我说的方法，总结起来有两个方式。第一，尽可能待在与规定死亡不相干的环境里，这个确实和狐狸的相近；第二，也是最可能打破的一种，自杀！」

「自杀」二字一出，众人纷纷变了色。

「这自杀……」萌萌鼠男友欲言又止。

「如果我们不按那家伙给的方式死，不就打破了规定了吗？反正都活不过二十七天，不如与对方斗上一斗。当然，这件事如果成功，最有利于还活着的人。」可乐大师抿了抿嘴唇道。

「我不要自杀！」说话的是个女生，之前一直没怎么开过口，她的网名叫小宁，狐狸接下来便轮到她了。

「你觉得这个背后存在者的目的是什么？」严君看着可乐大师说道。

「谁知道，地上的蚂蚁也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踩死它们，兴许当我们打破规定的死亡方法时，对方一生气把我们全杀了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不过只要有机会，必须要试一试！」可乐大师坚定道。

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如果有机会活下去，谁会甘心去死呢？

「这样吧，现在大家最好常聚在一起，人多力量大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被无形地隔离了吧。」

「我希望接下来，我们有任何想法都不要藏着，或许某个不经意的思路就能解决问题了。」严君好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干练作风。

可乐大师的话，大家是听进去了的，只是第二个方法过于激进了些。

在小宁自己的意愿和我们大家的投票下，我们决定营造一个绝对不和规定死亡相关的环境。

然而小宁自己竟然说不上来小熊是如何替她死的。

「你没遇到任何意外？」大家诧异道。

「也不是，但是我没经历你们说的那种如有神助的感觉」

「小女孩跑开之后，我就和室友去买饮料了，付钱时候，玩偶被身边人包上的挂件缠住了，我刚要叫住那人，玩偶又自己掉地上，一半被积水浸湿了。」

「不知道这算不算意外。」

「这么说你不会是要被积水淹死吧？」跳鹅傻哈哈地说道。

「你们家地面积水能淹死人？」临夏闻言没好气道。

「或许是倒地摔死？」萌萌鼠男友说道。

「也或许是倒地上摔晕然后被水淹死呢？」说话的人网名叫冰块，他和小宁的性格差不多，常常面无表情，几乎不参与讨论，和大家相熟之后，才渐渐放得开了。

「这连锁反应也太强了点，而且周围都有人，同学也在身边，扶一把还是没问题的吧。」萌萌鼠男友说道。

「也说不定一摔倒就碰到要害位置了。」萌萌鼠说道。

「要不我们今天定两个四人间，小宁就在床上躺着，三个女生在屋里看着她，我们五个男生就随便挤一挤，有事大家也好联络。」跳鹅提议道。

「酒店房间既远离水淹，又有三个人看着，和动物园的环境更是截然不同，我就不信还不行。」

「看起来是挺周密的，但是狐狸的安排和这个也没什么区别，可最后……」我注意到小宁变了脸色，没再往下说。

「没错，狐狸为什么会和死党打起来，这是个问题。」严君说道。

「我说的两种方式，我只认为第二种有可能成功。」可乐大师摇摇头。

我们还是决定照跳鹅的建议安排。

在焦躁中过了一天，周一晚上，我们九人凑钱定了一家酒店，时长为两天。

考虑到狐狸和朋友死前的异状，我们决定轮班换岗监视小宁情况，小宁的房间没有窗，不用担心外界的突然危机。

「如果小女孩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失去理智，那我们就认命了吧。」临夏叹了口气道。

大家没有接茬，事实上，我们一直认为，既然我们仍然有活动余地，那么「死神」应该不会使用特异强硬手段，当然了，这也只是我们认为的。

两个房间是相邻的，门保持常开状态，以备援手方便。

即使有大家陪在身边，小宁依然心绪不宁，谁能从容面对死亡呢！

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问题没弄清楚，小宁究竟是什么死法，突然倒地摔死的方式实在是太牵强了些，可是除此外，我们又确实没有想到其他方式。

凌晨实在难熬，我们分了三批人抽签轮班看着小宁。

轮到我和严君时，都早上八点了。跳鹅、冰块、可乐和萌萌鼠男友在隔壁睡下了，萌萌鼠和临夏在小宁的这间也躺下了，严君和我坐在仅剩的一张床上，时不时小声嘀咕几句。

「你觉得能成功吗？」严君问道。

「不知道。」这是我的真实想法。

「你不怕像狐狸的朋友那样，把自己牵涉进去吗？」我反问道。

严君闻言笑了笑。

「可能是性格使然吧，有的人遇到诡异的事会下意识地退避，而我恰恰相反。」

「假如我们都死了呢？」

「那就当这场捉迷藏我们都输了吧，再说了，要积极些嘛，只要我们抓到『鬼』不就赢了！」严君拍了拍我的肩膀道。

「抓到『鬼』就会赢，你还真乐观。」我苦笑道。

「那个，我想上个厕所！」小宁醒了。

严君赶紧叫醒了萌萌鼠和临夏。

厕所空间狭小，怕出意外，我们要求小宁开着卫生间的门，让三个女生在卫生间门口一起盯着，而我则退到了房间外。

小宁虽然难为情，但为了保命，也咬牙拼了，一晚上都是这么过来的。

「喝口水吧！」大家重新坐定，严君给小宁倒了杯果汁。

「谢谢，这一晚麻烦你们了！」小宁边喝边说道，不料手中纸杯忽然落地，然后她便捂着胸脯，拼命咳嗽起来。

「小宁你怎么了！」萌萌鼠和临夏见状立刻慌了神。

「别担心，只是呛到了。」严君一边拍着小宁的后背，一边说道。

然而小宁脸色涨红，一边咳嗽一边费力地呼吸，丝毫没有缓解的样子，甚至身体开始抽搐起来，属于她的小熊玩偶从她的口袋划落到了地上。

「怎么会这样，只是呛了一下，怎么会这么严重？」看到玩偶我心里一沉。

我忽然想到了小宁在碰到小女孩后的遭遇，她是在买水付款时，被玩偶吸引了注意力，也就是说，玩偶打断了她那次买水，她可能本该被那瓶水——呛死！

「快让她把水咳出来，她会被呛死！」我大声喊了句，赶紧拨了急救电话。

隔壁屋四个人闻声也赶了过来，可是我们没有任何处理经验，除了手忙脚乱，就是大喊大叫。

小宁死了，结论为窒息死亡，医生判断她生前患有呼吸疾病。

我们的信心跌到了低谷，我们目睹了一个人的完整死亡却无能为力，我们内疚没早一点想到根源在于喝水。

可事实上，又有多少人会被一口水呛死呢？这几乎是只存在于诅咒中的天方夜谭。

「你们看到了吧，我们无论怎么布置也不会躲过规定的死局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拼一下又如何？」可乐大师大吼道，似乎在发泄着连日来的压抑。

「下一个就是我了，我会在后天晚上自杀，如果我死了，说明游戏规则被打破了，你们可能会得救，如果我没死，不可能的，我肯定会死！」可乐大师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众人。

我们目送可乐离开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小宁之死已经击溃了我们的信心。我们敬佩可乐的斗争精神，但是就算他成功完成了他的计划，我们就能打破生存诅咒吗？

可乐大师回家了，他说他要在父母身边待两天。

我们七个人这两天没去上课，只是聚在一起，不谈遭遇，仅仅说说笑笑，就像正常的学生那样，就连平素冷静缜密的严君也是如此。

如果一切只是一场梦该多好，然而麻醉只能暂时缓解痛苦。

周四到了，晚上十一点是可乐定的时间，他要我们一起去看他的最后一刻。

我们去了，在五王子桥上，夜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。

可乐早早准备好了一把匕首，和我们面对面。

「玩偶我烧了，但是现在又出现在我这儿了，看来这东西有不死之身。」可乐大师掏出小熊玩偶，笑了笑。

「如果一会儿我后悔了，唐僧和冰块，你们两个就强制帮我。」

我直勾勾看着他，就是不敢应声，冰块同样如此。

「我要你们两个回答我！」

「你们这么消沉，对得起我的试验吗，你们在怕什么？横竖都是一死，凭什么要受到摆布，轻言放弃的都是懦夫，都是懦夫！」可乐大师说完，便将匕首一横划过了颈动脉。

「可乐！」

我们赶紧靠近可乐，鲜血溅了我和冰块一身。

可乐死了，在周五的前一天，也是规定死亡间隔的前一天。

.....

那一晚，可乐的最后留言一直在我脑中轰响，是啊，我们凭什么这么颓丧呢，不放弃就还有机会，而放弃了就一定没机会了。

周五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，我也注意到大家都有了些变化，比起之前，大家更敢于接受现实了！

「今天是周五，是可乐原本应该死掉的日子，可是昨天可乐提前死了，现在你们有两种可能的遭遇，一是打破了诅咒，二是继续之前的三天循环。」

「关键就在于下周一，冰块是否无恙。」

严君恢复了往日的严肃缜密。

「好，那我们先做最坏打算，冰块的死法应该是溺水，周一我们就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，连喝的水也不给他。」跳鹅说道。

「那我不是渴死了？」

「一天而已，坚持吧，怕只怕还和之前一样，出现意想不到的事。」临夏担忧道。

冰块闻言神色紧张起来。

「如果事情没结束，以之前失败的手段安排冰块又能有什么用。」我摇了摇头。

「可是我们目前没有别的办法。」跳鹅面容沮丧，也摇了摇头。

「乐观一点嘛，或许可乐的办法真的有效呢！」严君给大家鼓气。

等待死亡的日子真的很煎熬，虽然在可乐的影响下，我们不再选择消沉度日，可依然对被摆布的命运无计可施。

时间很快就到了周日，明天便是冰块既定的死亡日期。

我们明知不行，仍然不死心地选择了城市中心的广场，我们不相信那里还能溺死人。

稳妥起见，严君劝大家早些过去，我们在周日晚上八点多就到了那儿，并决定在那里度过一天一夜。

「冰块怎么还没到？」严君看了一圈，问道。

「他家在郊区，肯定得多花点时间，等一会儿就好了，反正还没到九点呢。」跳鹅看了眼手机说道，顺便在群里@了一下冰块。

周五商量了策略后，冰块选择了回家待两天，我们虽然不赞成他回家，却也不好阻拦他最后陪陪父母。

广场上有一伙布偶表演的，吸引了很多人，我们远远看着被摆弄着的布偶的精彩表演，默默不语。

「布偶，假人。」临夏忽然喃喃自语。

「你想到了什么吗？」萌萌鼠问道。

「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处境，和这些东西没什么区别。」临夏落寞道。

「这么类比，提线人就是捉弄我们的人了，只是我们对提线人一无所知。」跳鹅叹了口气道。

「提线人就在后面牵制着布偶，你们说死神有没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呢？」萌萌鼠男友忽然说道。

「为什么这么说？」跳鹅诧异道。

「就是一个猜想罢了。」

「现在最重要的是验证可乐计划的结果，对了，冰块怎么还没来？」严君打断他们。

「他没回我。」跳鹅摇了摇头。

「电话关机了！」我听着听筒里面的机械女音说道。

「你们说三天的规律会不会更改，可乐到现在已经死了三天了。」临夏忽然脸色一变道。

「你是指，间隔天数从可乐之死开始计算了？」

我们之前还真没想过这一茬，可乐是周四自杀的，如果三天的计算真的要从那一天开始，那冰块在周日可能就真的危险了。

一时间大家心急如焚。

我们一直没能联系上冰块，直到周一的上午，在本地新闻上刷到了一条消息：

昨夜，王子河道屯段发生儿童落水事件，一年轻人勇敢跳水救人，却因体力不支溺亡。

网上的照片里有救人者的遗物，我们认出了其中的鞋子，那是冰块上的，跳鹅还曾因为上面的假商标打趣过他。

.....

大家自冰块出事后，就没分开过。我们又回了学校，回到了体育场的老位置，一个个就像霜打的茄子。

「好像快轮到我了。」萌萌鼠依偎着男友喃喃道。

「还早呢，别担心，肯定有办法的。」后者轻轻抚摸着萌萌鼠的头发，温柔道。

我们只剩下六个人了。除去与此事无关的严君和萌萌鼠男友，还有临夏、跳鹅、萌萌鼠和我。

「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机会了。」临夏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「别放弃，我们绝对不能认命。」我又想起了可乐那晚的样子，那种一往无前、斗争到底的神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，就是不知道我这辈子还剩几天。

「我们趁着剩余的几天好好陪陪家人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，不是也不错吗？」

「或许我们真的本该死了，多出的二十七天就是死神怜悯我们的善良，这不是你说过的吗，不对，我只有二十六天。」临夏迷茫地看着我。

「我承认我那时心态慌，其实我现在更慌。但这些天的遭遇下来，我已经否定了怜悯的猜想，死神怎么可能有怜悯？」

「既然处在死神游戏里，我们只能不停寻找破绽，万一我们就成功了呢！」

我不善于安慰人。

「没错，只要有可能，绝对不能放弃。」严君搂着临夏的肩膀附和道。

「可是不放弃又有什么用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我决定了，我不再参与你们了，我要回家去度过这最后的三天。」临夏说完，便坚决离开了。

我们不知道该怎么阻拦她。

「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，这样的僵局太难受了。」跳鹅来回踱步。

「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？」我抓着头发说道。

「女孩、玩偶、替死和真死，一共四步，我们一直在想着避开最后一步，前三步的原因我们一直没有想清楚过。」

「还有一点，为什么选中的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」跳鹅补充道。

「我实在想不明白，堂堂死神有必要捉弄你们几个普通的学生吗，而且还利用了你们的善心入局，他能收获什么，心理快感

吗？」萌萌鼠男友愤怒道。

「他的心思不是我们能想明白的，不过我觉得，我们可以继续从善心入局这个角度仔细想想。」严君说道。

「那不就回到最初的构想了，替命收割和续命二十七天。」跳鹅说道。

「你们说死神有没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观察我们？」萌萌鼠男友说道。

「这好像是你第二次提出这个观点了。」我记得他在那次的广场上就说过这样的话。

「就算死神全知全能，总要有媒介了解我们吧。」

「你是指玩偶熊？」跳鹅闻言掏出了小熊。

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，不过玩偶熊确实不简单。」

我也掏出了我口袋里的玩偶，它依然处被压扁的状态，似笑非笑的嘴巴让我从心底厌烦。

临夏回家后，在她的社交账号上发了很多幸福瞬间，越看她发自内心的幸福微笑，大家心里越不是滋味。

时间又过了一天，紧迫感愈加强烈。

「明天就是周三了，我们要不要和临夏视频一下告个别。」跳鹅说道。

「算了吧，既然她选择了回家，就不要再让她看见我们了，免得提醒她想起来这些难受经历。」我摇摇头道。

「还有三天就轮到我了。」萌萌鼠紧紧倚靠在男友怀里。

「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让你死的。」萌萌鼠男友瞥了一眼跳鹅，坚定道。

下一天是临夏，三天后是萌萌鼠，再三天是跳鹅，最后是我。如果我也死了，这场惨烈的游戏就应该结束了。

我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天空，银盘似的圆月见证过多少不甘呢？

.....

周三凌晨一点，我收到了临夏发来的一条消息：

唐僧你好，我犹豫了下，还是决定发这条消息给你，可能因为我觉得你是我们中最聪明的人吧。

这段日子做梦一般的经历，真让人不想再回忆，我现在甚至觉得，我们真的在做梦，你说有这个可能吗？那样的话，大家死后是不是就代表梦醒了？这么一想，我还真减轻了点恐惧感。现在我们中只剩下你们三个人了，我其实很佩服你那种坚持。这两天我和家人在一起，心情放松下来时，忽然想起了一个细节，是关于萌萌鼠男友的。

我觉得他的眼神最近很凶厉，尤其是看向跳鹅时，我担心他可

能会做什么极端的事。

最后，祝福你们都能得救吧。

我没有回复她，事实上我根本没关心消息的内容，我只想知道她到底怎么样了，不过我终究没有回复她。

周三的天气很好，我们人还没有聚集全，严君便接到了临夏妈妈的电话。临夏死了，这个告知电话也是她生前嘱托的。

前一日还能假笑的我，此刻眼泪不停在眼眶打转，临夏是个很积极乐观的女孩，可就这么消逝了，我是不是也该学她，趁着还有时间，做点想做的事？

「哎，怎么你一个人，萌萌呢？」跳鹅忽然朝着远处喊了一声。

「她坚持要回家看看。」原来是萌萌鼠的男友来了。

「那你怎么没跟回去？」跳鹅诧异道。

「因为……你得死！」萌萌鼠男友忽然抽出一把匕首，划过了跳鹅的颈动脉。

「你……」跳鹅用力捂着伤口，鲜血从其指缝汩汩外冒，形势过于突然，我们根本就没缓过神，凶手已经跑了。

跳鹅就这样突然的死了，没惹起任何风波，没有任何人被追责，也没有任何人来问细节。

不管我的行为如何，与萌萌无关，我只希望她能无事，我对不起跳鹅，不过就算按部就班，他六天后也会死，如果他的死能帮到萌萌，也算是死得其所吧。

不管接下来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好好地陪着萌萌，各位，希望大家都能活下去吧。

这是萌萌鼠男友用她的账号在群里发的消息。

初期的十八人，只剩下了我和严君。

跳鹅之死，令我方寸大乱。这事发生后，我才想起临夏死前的提醒，可我竟完全当成了耳旁风。

想到这里，我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嘴巴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！

我这一天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到了五王子桥，可乐就是在那里英雄般地死掉的，我本来觉得我应该学他一样铆足勇气，可是不行，除了嘴硬反抗死神，我无能为力，我是个懦夫，我甚至失去了救跳鹅的机会。

阴天了，王子河上起了无数波纹，来往的人都匆忙起来，只有我一人傻站在桥上，我没辙了，我想哭，我又不想哭。

我想振作，但我真的不知该如何振作，我们终究要全军覆没吗？

「想不到你真的来了这里。」萌萌鼠男友的声音穿透了雨声。

「你是来杀我的？」我看着他手里的匕首，心里没有任何波动，只觉得早早解脱或许也是一种好的选择。

「没错，为了她，我不得不尝试所有可能的方法。」他走近说道。

「如果我和跳鹅的死还是不管用呢？」

「那我就杀了严君，她肯定和这件事脱不开干系，你忘了我说的，死神可能在我们身边。」

「如果还不行……」他没有往下说。

「小宇，别这样，我们回去吧，不能一错再错了。」萌萌鼠突然出现，拽住了他的胳膊。

「你回去啊，我就快成功了。」

「我不回去，我们一起回老家好不好，别再犯错了好吗，跳鹅已经死了，别再造孽了。」

「难道你没看到吗，我杀了跳鹅后什么罪责也没有，这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了，萌萌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」萌萌鼠男友挣脱了后者，然后径直冲向我。

他的那句「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」使我猛然陷入了沉思，根本没有注意他刺向我。

摩擦声起，接着是什么东西撞地的声音，我被打断了思绪。

「宇哥！」萌萌鼠撕心裂肺的声音响起。

萌萌鼠男友滑倒了，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身体。

「这世界不是真的！」后者不甘地留下这一句后，咽了气。

我脑中轰然一响，一切似乎……讲得通了。如果世界不是真的，那么我们不是在一场梦境中，就是已经化为了阴魂。在被制造的世界里，有些诡异又怎么会奇怪呢？

所以说那次车祸下，真正的我已经……死了吗？那我们现在经历这一切的意义又是什么，死神的玩弄？

我掏出了被压扁的小熊，小熊嘴巴处的笑容令我莫名烦躁。

所以操控这一切的死神，把我们圈在这样一个世界中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

不行，我不能急躁，我得冷静，差一点就能想明白了，我不禁瞥向了萌萌鼠男友的尸体。

没错，漏洞就是这个，如果说大家都是必死的，那么萌萌鼠男友和狐狸的死党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并没有玩偶。

他们本不该死吗？还是说，另有原因！

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不相干的人。

严君也没有被无形隔离，她的沉稳近妖，和大家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这可能吗？正常人可能遇到这么多的事，仍然没有明显的心理波动吗？

当我和萌萌鼠都死了以后，严君会怎么样呢？她是这一切的旁观者，所以，她最可能的身份是——始作俑者！

.....

「严君，你觉得人的死是怎么一回事。」我约严君来到了王子河畔。

「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」严君有些诧异。

「因为我觉得生命在某些人眼里可能不如水草。」我盯着水里的大片水草说道。

「你是指萌萌男友的做法吗？之前的事确实突然，不过我倒是能理解，他或许觉得跳过萌萌鼠，让跳鹅先死，就能解决危机了吧。」

「那你觉得他能成功吗？」我转过头看向她。

「今天的你有点不一样。」严君没有回答我。

「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东西，有些感慨罢了。」我摇了摇头。

「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就像捉迷藏时，其他人都被鬼捉住了，那后面的人肯定会更加紧张。」

「这不是捉迷藏，没人愿意参与这样的游戏。」萌萌鼠从旁边的树荫里走了出来，语气少有的冷漠。

严君丝毫不在意，好像早就知道她在那里一般。

「有没有可能，参与这样的游戏，其实真的是你们的幸运呢？」严君反问道。

「所以我们本该死了，是死神重新给了我们一次逃生机会？」
我嗤笑道。

「这个观点，你们之前倒是一直没提出来。」严君笑了笑。

「因为以这样玩弄人生死的方式，不会让我们觉得死神会有这样的想法。」

「我倒完全不这么觉得，如果你们真的本该死呢？那这次的经历或许就是一次生的机会，就算不行，你们也多出了二十几天陪伴家人，这明明是死神在怜悯你们。」严君反驳道。

「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在之前说呢？是因为我们已经察觉了吗？」我轻笑一声说道。

「你想说什么，都一起说了吧。」严君收敛了神情。

「你就是我在车站遇到的小女孩吧？」

「还有呢。」严君饶有兴致地看着我。

「严君就是阎君，对吗？」

「我听说人在横死后，都会不停地演绎死亡过程，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在重复死亡吧。那玩偶呢？你提到了死神的怜悯，那玩偶就是死神给的机会了，既然玩偶可以替死，大家为什么还是死了？」

「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」严君忽然诡异一笑。

「你提到过三次捉迷藏，你说我们只要找到『鬼』就是胜者，就能活下来。呵呵，真可笑。你布置这一切，到底是出于怜悯还是玩弄？」我怒不可遏。

「还有萌萌鼠的男友与狐狸的死党，为什么也会牵扯进来，他们并没有玩偶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帮助小女孩吗？」

「如果没有他们，你会走到我面前来质问我吗？」严君摇摇头道。

「所以宇哥是假的吗。」萌萌鼠无力坐在地上喃喃道。

「还记得今天是星期几吗？」严君忽然似笑非笑道。

「星期……六，不对，萌萌小心！」我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太晚了。

「啊！」萌萌鼠所站的地面忽然塌陷，整个人就这样消失在我眼前。

「萌萌！」

「不是找到『鬼』就赢了吗，你违背了自己的规矩，我们已经找到了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了她？」我失去理智，狠狠掐住了严君的脖子。

严君也不挣扎，仍然微笑着任我掐着，不一会儿身体就软了下来，我吓得后退了好几步，无力地坐在了地上。

我掐死了严君！

我为什么能杀死她？严君明明是整场事件的操纵者，为什么会被我杀死？

捉迷藏，对了！难道说，只有杀死「鬼」才能获得捉迷藏的胜利吗？

「哥哥，这局是你们赢了呢，不过下一局可不会提示那么多了哦！」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。

我回过头，看到了一个浑身脏兮兮的，脖子上有一块烫伤的小女孩，手里还捏着一个小熊玩偶。

绝望！

.....

返校那天，我被一辆轿车刮了一下，不过不严重。幸好我当时正在捡掉在地上的小熊玩偶，不然我肯定被那辆超速的车撞得稀烂。

那个玩偶是一个乞讨的小女孩塞给我的，被轿车压过后，嘴巴上面破了一个条形的口子，看起来笑得有些恐怖，我心里产生了一丝异样情绪。